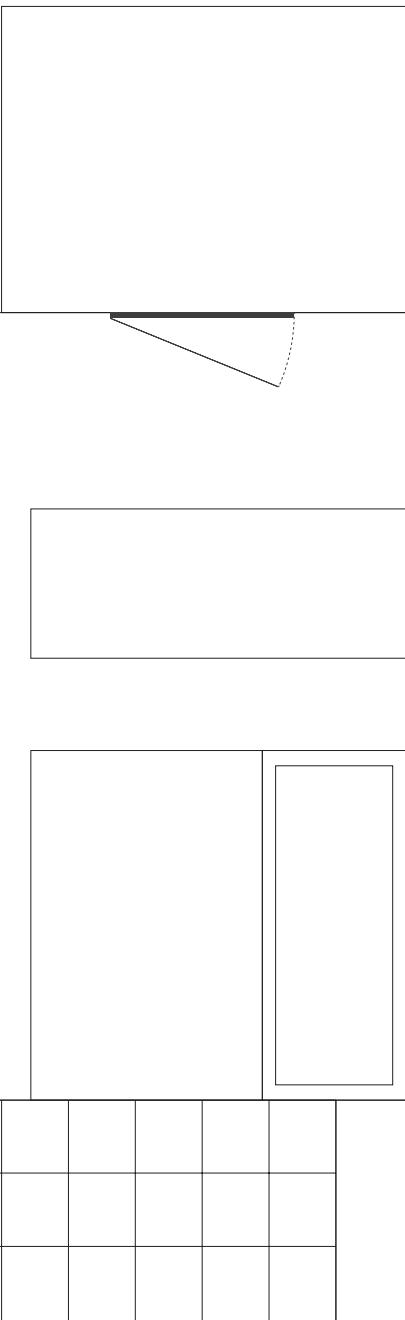


一、如何描述爱的图景



“Miss you and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to-time. Secret chambers of memories are there to revisit, especially when it’s late at night and lying on bed before sleep, with the shining stars scattered across my eyelids as the backdrop.”

这是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第一句话，也就是，最后的第一句话。

每次写信，她都会在开头的部分努力尝试抒情。

就她而言，即时通讯软件上的Texting或者Messaging是根本无法做到深情的，至多是博得会心一笑或者怦然心动。有一回他在Discord上发给她消息问“How’re you going”，她思索了许久许久，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既然他们俩之间两个星期才发一回消息，所以她想，要么就是用一个好几千字的文本来详尽地描述她近些日子的精神生活，要么就是——用几个抽象的emoji作为权宜之计。

——随意的文字对她而言就是罪恶。他们之间的在数字网络上留下的漫漫的每一段文字，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在难以见面、难以亲吻和拥抱、难以互相追逐奔跑的日子里，这，便是表达珍重的最好的方式。

“I am always floating with you, on this beautiful world.”

这是她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最后的最后一句话。

每一次写信的最后，她好像都会再一次提及她自己的身体。她会说，她和他在一起就可以一块儿逃脱这个世界的沉重；她会说，她正坐在窗边，趁着太阳还没有落山，想要赶紧把信写完发送给他。

2

他们似乎从不该相识，然而这个世界也从不讲道理。

她初次给他写信，是因为，她感觉到他很可能是这世界对头的另一个自己。

而恰恰在这之前，她已经感到很长时间的孤单和悲伤，她有绵延不绝的诗篇被敲出来又被打回去；她多多少少尝试过变勇敢，但最后却还是只能埋伏在书里头边抠脚边傻笑着，读着Patti Smith和Robert Mapplethorpe的浪漫的朋克爱情。

他是这样一个爱人，这个爱人和她一样，沉默、胆怯、害羞，从来不擅长拒绝，也从来不擅长主动。

他们生活在欧亚大陆的两头：在今年的2月份，她回浙北一个乡下亲戚家门口的水泥地上逗狗玩，而就在那几天里，他正和几个好友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涂鸦公园玩滑梯。

后来，后来，他们坐在柏林的一家粤式茶餐厅里。他打开相机给她看他今年2月份的照片，还有他18年在台北做交换生，随后在日本、香港、还有印度旅行的照片。

他在回忆他那漫长和充满新奇的旅行的时候，轻描淡写、近乎平静，给她感觉，像云朵一样优雅，——他用他那温柔的身体抚摩着起起伏伏的地面和上头的每一个行人，却依旧捎着他那嘴轻快的口哨，轻盈地飘啊，飘啊。

他喜欢被拥抱着。

她喜欢把他拥抱。

她给他两个词，“呢喃低语”和“倾斜”，
“编个故事给我吧”，她说。

于是，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棵树，

挨着一起长，

因为太阳刚好在他们俩中间照，

所以长着长着

他们的树干就斜了，

所以

每当风吹过来，

他们的枝梢树叶彼此轻触，

就如同，呢喃低语。

。 。 。

。 。 。

她思索了良久，

也讲了一个故事：

邦妮和库库在玩具商场的大长廊的两端，
玩具商场里都是可爱的玩具，入口就是库库，一只小恐龙；
出口是邦妮，一只小猫咪。

小恐龙是塑料的，空心，但是有可以动的机械的四肢；
小猫咪是毛绒的，里面塞满了软软的棉花。
有个调皮的男孩走到玩具大长廊的尽头的收银台之前时，终于
决定不要小恐龙了，
于是就把库库随手放到了邦妮的旁边，
于是，
这两个小家伙就这么相识了。

小恐龙和小猫咪说着不同的语言，
对于这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感知方式。
小恐龙拆下自己的一个关节，把它安到小猫咪身上，
小猫咪把身体里的棉花团子塞到小恐龙的关节和空空的身子里。
从此他们终于，
可以柔软地彼此拥抱，
可以温柔地低声呢喃。



新的圆月

话语被温柔地包裹
静默被羞涩地掖藏
枝桠之隙
欢喜散弥
圆月河床
夜动流淌

对啊，
通通是壁障。

可故事仍在被诉说，
它们不再新奇，
是朦胧中被润湿的平凡；
诗篇仍在被翻开，
它们依旧如同废墟，
扬尘在屋舍无光的角落。

渴望，
触碰，
回头，
凝望。

今夜我做了一个梦

（心理地理学之照面）

今夜我做了一个梦。我的朋友，远的近的，熟悉的陌生的，都依次在这个梦里面升腾出来。

首先，我记得我舌吻了一个女孩。我们迎面，看见了彼此，慢慢地走近，不由自主地拥抱，这也许起初是孤独者的拥抱罢了，而这拥抱最后变成了嘴唇的亲吻和舌头的交织。可我明明觉得有些别扭。随后我们又相安无事地彼此走远了，相隔地很远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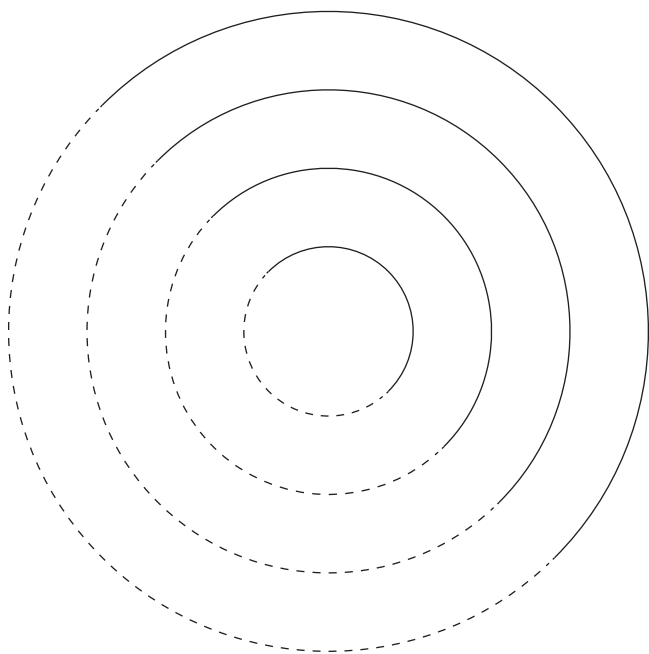
如果有一个他和一个她并排在一起面朝我走来，我永远只会先看到那个他。

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和他的梦一下子切换成了冰冷几寸之间的屏幕，可他分明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啊，我的想象力难道没法填补这个实实在在的身体吗？我梦见我们继续聊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和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一样，可我却天真烂漫地以为这是一种纯粹和永恒。

有一个女孩我一直觉得很神秘，觉得很像我，个性上，因此如同最知音的存在一般保持着日常生活中的距离，惺惺相惜。可

今夜里的她主动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我好惊喜，好惊讶，于是我从坛垣上面纵身一跃，在她面前摔成了脑震荡。



(一)

今天一整天，我都还记得昨晚做的梦。

因为昨晚，同他做了形式上的告别。

(二)

“你不需要做切割，

“因为你追求的是生活本身，而我追求的是逾越生活。”

希望我能够成熟一些，所以有些伤感的话就没有讲。

我只是说，你们最后都是我生活里美丽的闪烁的波光。

他说，这个意象好悲伤。

(三)

在那个夜的梦里，我梦见一个男人，因另一个我们都很爱的女子而要离开我了。我们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三个人，他正要和她一块下坡，而我要独自往坡上面走去。

他们渐渐走远了，而我沿着山坡的边缘上的稀稀拉拉的灌木和荆棘，缓缓地走着，却不敢回头看他们。

(四)

走着。

我突然听见了他的声音，他的身影出现了。却，只有他的身

影。

我立马转过头去，看到他朝我挥手，朝我开怀地笑。

（五）

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我们做爱了。

我们在浴室的镜子前面脱衣，这时候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的脸。

惊愕。

这完全就是我自己的脸！只不过更瘦，更有棱角，更冷艳了。

我捧着他的脸，却发现我所端详着的，是我所向往的自己的模样。

（六）

于是我就醒了。

到了今天下午，看到那么淡淡地炽烈着的太阳。

（七）

出于怜悯，他的的确确又有限地回到了我。

还是那么想要拥有他。

仍渴望让他整个地回到我。

(一)

把当下做一个图像的切片。接着，把切片以最快的速度展示给你看。

我发现我逐渐开始依赖图像。

因为我明白，我的希冀在于让你知道，我和你一样，向往着诗、向往着月亮星星，向往着夜晚的平静的波光。进而，让你知道我在努力地告诉你、你不孤独，这个世界上有另一个人和你一样，都如此不羁，如此向往着自由，向往着世外的世界。因为我觉得你多么可怜、可爱。

(二)

然而我的裸露的图像摆脱不了我的言语的躯干。

我只是想要用图像和你延续言语的义符。然而后者横亘在我们之间。于我而言，它是诗：

“当我把语言的符码加以更深一重的加密，

“它就成了我自我修饰的妆容了。

“于是我又可以接近你，

“我又可以不哭了，

“我又可以继续了。”

(三)

我种下的徒然繁丽的文言在你的花园里多么快就枯掉了。

曾经，你还尝试将它浇灌，因为你期待着给种人看到花儿时候的喜悦。

而现在，你任由这批黯淡了的花和种腐烂。而她的喜悦你不再期待。

(一)

思念了，于是在梦里又找到了他。

在一片湿润的、寒冷的浓雾之中，我们缓缓地并肩走。之所以如此缓，是因为我们努力地要找着对方的眼和眉，看着彼此笑着，都那么好看。

(二)

梦里，你说你不记得曾经的我了，于是我就在泪水浸润之中醒来了。

所以，原来，我害怕被你遗忘，害怕叙述都只成为了回声。

(三)

我发觉最让我惊恐的是某种断裂。在这种断裂的感觉，就像是通往你的言语脱轨了，又像是原本可以传到你耳朵的距离之间硬生生裂出一条巨大的峡谷，接着峡谷的一面不断地升高、升高，我看不见你了，我朝向你的呼喊你也听不见了，我只能听见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啊，还有5分钟，是不是可以再敲一些什么。

XX

想要狂吻然后被拳打脚踢被摔大嘴巴子，

想要彻底失去姿态然后彻底失去自尊

想要爱上一个人然后就直接行动，

然后在失败以后，感到从没感到的难受然后被憎恨然后老死不相往来

这样应该会很酷吧！我一定要试一次。

